

還看九州起新風 女兒自強勝日紅 ——章詒和談當代女性地位的變遷

撰文：麥向暉



女性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跟權利，這句話毋庸置疑，直到現在，彷彿成了一種普世價值。但是，對部份國家的女性而言，寥寥數字的輕描淡寫，卻像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樣，一樣的天方夜譚，一樣的遙不可及，尤其在屬於千年古國的中國裏，女性地位久經跌宕，從被傳統的禮教約束，到近代婦女解放的西方思潮湧入，女性地位看似提高不少，實際上，只是沙洲中的海市蜃樓而已——她們依舊被視為男人的附屬品、洩慾的器皿、上位的工具，一幕幕的劇目，都正在我們驚訝之際，於神州裏悄然上映。就此，我們訪問了曾經寫出女性時代悲歌《劉氏女》、《楊氏女》的章詒和老師，或許，章老師的話語，能為現今中國的女性，提供另一條出路。

甘自損貶屢不鮮 笑問誰人可改變

現時，縱觀大陸，女性仍然不受尊重，一切如舊，不時還有新聞說有女性被迫陪某富商、某領導睡，淪為男性玩物，可是，一切皆為傳統觀念的遺禍？「除了被迫陪睡，恐怕還有自願陪睡，自甘墮落吧？」她，一臉狐疑的說。中國的女性，的確相比西方女性，更要負上沉重的包袱，貞節、婦道、傳宗接代，傳統的鎖鏈緊緊的套在她們身上，客觀地造就了「女性是男性的陪襯品」、「女性是男性的玩偶」等概念，不用說社會地位，即便人格，亦得不到肯定和尊重。只是，章老師簡單的一句，已經道出問題所在，在於部份女性選擇自我放棄，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，以至所有，來換取紙醉金迷的夢兒，當中，有些是為了生計，萬不得以才出此下策，只是，不愁衣食、僅為名牌、車子、房子的也不在少數，這樣的話，任誰也改變不了。「從這個層面來看，婦女地位問題仍然是個大問題。有的事情不是變好了，而是變回去了」。

自強以外無二法 方得尊嚴與人格

「所謂的婦女運動解放運動搞了百年，終歸一句，最終的解放是要靠自己。」章老師斬釘截鐵地說，若要使女性得到真正的平等，必須要解放，若要解放，必須從個人入手，對自己要有自我尊重的意識，人格、思想亦因此獨立，如此才能活出有尊嚴的生命。女性平等，不再是昨夜嚙語。同樣的說話，魯迅、蔡元培等人也曾說過。那時，五四運動的烽煙四起，加之西學東漸的大時代下，女性平權、自由、民主的認知與訴求越發高漲，魯迅等人更是婦女解放的先鋒，多番公開抨擊傳統價值觀扼殺女性的個人存在，亦曾執教於女子師範學校，致力透過學識傳授，幫助她們重新定位。章老師一如當年的火熱之士，念茲在茲的重申自強的重要性，此外，章老師不忘提到，要達到徹底的解放，缺乏基本的生活條件還是不可

能的，像是經濟條件等，然而，基本的自我尊重，至少還是令女性得到精神上的解放，比一切來得要緊。不過，隨著時間推移，21世紀的今天，百年前人的話依然鏗鏘，這，是否代表整個世紀過去了，女性面對的問題依舊未能解決？這點值得深思。

欲借改革杜禍患 奈何路遙空憑欄

女性無法得到合理對待，固然與之自甘墮落有關，但，很多時候，跟政治性的利益輸送是連環緊扣的，如此這樣，能否從政治改革着手，進而扭轉困局？近年胡溫、習李新政，似乎帶來一番新氣象，女性地位會否因此而提升？半生與政治二字脫離不了關係的章老師，有着另一番見解。「在這方面誰上台都一樣，不覺得毛、鄧、江、胡有甚麼區別。」「他們根本是一脈相承，好像說習的『政改』，說白了，只是部門合併，是『體改』，跟我們認知的『政改』，是兩碼子的事。」章老師認為，他們是否具誠意的徹底改革，取決於其所採措施，但按目前情況，距理想中的政治改革，仍有一段路程，至於借政改杜絕所有利益輸送，包括提供性交易，以改變女性的社會層階，看來，還是遙遙無期。

雖道政治如染缸 文士莫諱若蟬寒

正當女性問題跟政治如斯密不可分，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，特別作家，眼見社會的不公義，卻不願捲進政治風波之中，他們又當如何自處？是迴避，還是面對？驀然，章老師露出銳利的目光，一臉正色的說：「我主張在從事自己專業的同時，關心政治」，她覺得作為普通人，不關心政治，光懂得減肥、時尚、美食、性感，天天醉夢，夜夜笙歌，往往最容易被愚弄，自己的利益、尊嚴悄無聲色的被奪去，大權在握者，自然足以胡作非為，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

我們，特別是年輕人要關心社會，關心現實、發出自己的聲音來。」至於作家，「就更要承擔一份責任，該站出來的時候，要站出來，哪怕明知這樣講話會有風險，建立比較明確的是非觀」，即便政治是一個大染缸，人盡皆知，然而，不跳進缸中，可不能拾起在染缸深處、早被染蓋的公義與良善、良知和憐愛了。當然，章老師也深明，作家並不容易做到，所以她認為走到這一步前，必須滿足部份條件。一則作家必先求有好作品問世，才有發聲的機會；二則培養批判精神，廣泛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，避免空談政治，人云亦云；三則學會同情，憐憫受壓迫的人，方懂為之吶喊的動機，切忌為作而作，無病呻吟。她希望，作家能有勇氣，走這沉重的一步，至少，能去嘗試。

後記：她與她的新書——《鄒氏女》

原來訪問之先，章老師早已準備好了一份非常詳細的筆記，上邊都是老師針對問題的回應，誠如老師於散文組交流會上所說，自己可從來不會沒有準備，可見章老師看待大小訪問，亦一視同仁，非常認真。將近訪問尾聲，筆者才發現原定不過半小時的訪談，竟超時至五十分鐘，幸得章詒和老師不言勞累，願意回答一道道可能已被問過上百遍的問題，故，個人僅在此感謝章老師，承蒙賜教。同時，章詒和老師亦毫不吝嗇地跟筆者分享最新動向——已經完成女囚系列的第三篇《鄒氏女》，並悉付梓，香港版本會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，題材主要圍繞着同性戀，此作後，或會有新作，題目暫定為《男旦》或《錢氏女》，讀者們可多加留意。